

爲嚙嚙所統。』兩條合併觀察，是北魏時在葱嶺西有二道：一道從莎車經達許庫爾干，即蒲犁，向西經瓦格薩谿谷而至巴克脫利亞；一道由達許庫爾干西南行，經幾爾幾特河谷而達犍陀羅，即趨烏婁之路，前者爲宋雲所行，後者爲法顯所行也。以後玄奘由印度之回程，以及慧超往五天竺之回程，皆同於宋雲之去程。其東面皆以莎車西之達許庫爾干、即蒲犁爲起點也。皆在漢書所述之南道上。然漢書尙有北道：「北道西踰葱嶺，則出大宛、康居。」由余之推論，北道亦有二道：一由喀什噶爾沿克子爾河至伊克斯塔木，北上達刺克嶺至大宛，爲北道中之北路，即大宛道也；一由伊克斯塔木西上阿賴高原，經喀喇提金，西南入蘇兒格卜谿谷至巴克脫利亞，爲北道中之西路，即大月氏道也。是北道以疏勒西之伊克斯塔木爲起點也。西域胡商多經行北道，而至塔里木盆地。故漢書稱疏勒有市列，西當大月氏、大宛、康居道者是也。據此，是大月氏又爲南北道總匯之目的地矣。（參閱附圖5. 中西交通路線圖。）

然則鄯善佛教，遵何路線而傳入耶？欲解答此問題，應先明于闐佛教之來源如何。蓋鄯善西與于闐接，同在南道上；佛教傳入，由西而東，必先至于闐，再由于闐至鄯善，播及中國，此必然之形勢也。但于闐佛教之傳入，初有種種傳說。試舉大唐西域記卷十二，記佛教最初傳入于闐故事云：

『王城南十餘里有大伽藍，此國先王爲毘盧折那阿羅漢所建也。昔者此國佛法未被，而阿羅漢自迦濕彌羅至此林中習定。王往觀其容止，羅漢語王曰：「我如來弟子，閑居習定，王宜樹福，弘讚佛法，建伽藍，召僧衆。」王曰：「旣云大聖，爲我現形，旣得瞻仰，當爲建立。」羅漢曰：「王建伽藍，成功感應。」王從其請，建僧伽藍，遠近咸集，而未有犍椎，扣擊召集；忽見空中佛像下降，授王犍椎。因即誠敬，宏揚佛教。……』

按此傳說，又見於宋雲惠生行紀（洛陽伽藍記卷五引），惟毘盧折那作毘盧旃、當爲一人。又據羅克西耳所譯西藏傳，謂毘盧折那阿羅漢來于闐傳佛教之時，在于闐建國以後百六十五年，即于闐王尉遲散婆跋（Vijayasam-